

# 卷四十二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王五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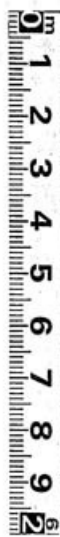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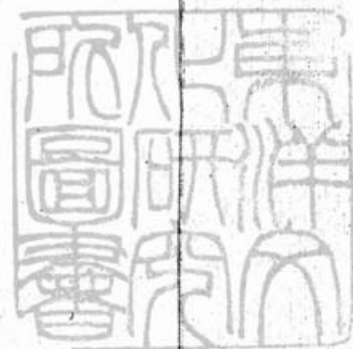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所交研究東亞文化方東  
No. 834



所入馬  
圖時  
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二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凡十七年 盡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

十四年 武氏神功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周

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

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 太后遣閹知微田歸道冊

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踊歸道長揖不拜 默啜因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

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 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姚璠楊再

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 不如治兵以備之璠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

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歿由是益彊。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歿必可保。夏四月。周鑄九鼎成。九鼎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夏四月。周鑄九鼎成。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令宰相諸王帥宿衛兵十餘萬人。自玄武門曳入。周以王及善為內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

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周來俊臣

### 伏誅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

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大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

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

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

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取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

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冀州。懼而

南遁。契丹遂屠趙州。孫萬榮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歿襲其新城。三日



克之盡俘以歸。時萬禁方與唐兵相持。軍  
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於突厥。周以武承

嗣武三思同三品。○周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

武攸宜自幽州凱旋。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婁師德。  
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  
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  
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  
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  
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  
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脅之。從。請悉原之。太后從之。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

政中丞。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  
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  
死者不有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

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  
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

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爲冬閏十月以

狄仁傑同平章事。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

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

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功絕域。

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

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

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  
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

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  
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  
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  
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

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  
 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  
 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  
 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  
 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  
 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  
 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  
 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周以李

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負外官數千人

十五年

武氏聖曆元年

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恩營求為太子

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攝風沐雨親冒鋒鏑以  
 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  
 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  
 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

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  
 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

太后召還瀘陵王太后意稍寤佗曰又謂仁傑曰朕夢  
 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  
 也陛下起二子則兩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

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  
 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

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  
 瀘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

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瀘陵王  
 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  
 死胡氏曰歸瀘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  
 頊為二張謀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  
 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  
 劾計當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



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瑱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秋八

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

默啜女為妻。復遣闕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

忤旨。出刺合州。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

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檀等州。移書數朝廷

曰。與我蒸穀種。器行濫。帛踈惡。且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

北耳。河北諸州聞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拾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田。

大悅。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

嗣。拜地官。負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

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

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周以武攸寧同三品。○九月。突

厥陷趙州。周刺史高叡死之。默啜圍趙州。長史唐

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與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熟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

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唐般若。若。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周武氏

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

默啜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久十月。

周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周以狄仁傑為

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止匿。仁傑上疏曰。邊塵甦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

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動搖。為唐計耳。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周闔知

徵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徵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

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

為相王。周置控鶴監。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



李迥秀薛稷負半千以參之半千十二月周以魏元  
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忠同平章事○周貶宗楚客為播州司馬

十六年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二月周

遣使禱少室山太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

太后命太吐蕃贊婆弓仁降周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

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  
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

弄浸長陰與大臣論若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  
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

弓仁以所統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太后自以七千帳來降

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秋八月周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於明堂銘之鐵券

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

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太  
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

骨太后不許以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在河隴前後為左相罷政事

急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  
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

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  
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

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  
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

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周以武三思為內史○河溢  
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漂千餘家。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人。太后稱制以來，學

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

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

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

按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今陛下升

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羸之負冤得罪者，亦皆如是。伏

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

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真欣歡，和氣感通矣。

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

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寬，承

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兼燕令，太后召使

代之，突厥默啜以其子匭俱為小可汗。默啜立其弟

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

匭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

餘人。又號為冬十一月，周賤吉頊為安固尉。太后

拓西可汗。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

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頊視懿宗

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

時詎可倚邪？佗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

言朕欲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

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

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

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邪？頊皇恐謝，諸武因共發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

皆入國學，不聽以

至如仁傑、元忠，枉遭

亦皆如是。伏

和氣感通矣。

每杖

為稍寬，承

太后召使

立其弟

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

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

太后

與武懿宗爭趙州

頊視懿宗

况異

太后怒曰：卿所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庚  
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

太后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

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書。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說謊。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

十七年

武氏久

春正月。帝在東宮。夏五月。

朔日食。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太后改

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朝譴。又命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

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羨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職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周遣將軍李楷固

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鷲入鳥

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獻侍舍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將趨

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唐休璟與戰於洪源。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周造大像。太后欲造大像。使天

六戰皆捷。吐蕃大奔。周造大像。太后欲造大像。使天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官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

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司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



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中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大子追執其輜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周

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



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十二月，周開屠禁。**鳳閣舍人崔融言：割烹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矣。遂開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十八年** 武氏大足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

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士，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之。  
**三月，周流張錫於循州。** 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洩禁中語職

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時蘇味道亦坐事，俱下獄。錫氣色自若。舍三品院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蔬食。太后**雨雪**，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闈之，赦味道而復其位。  
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久。十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

**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

官。今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周以郭元振為涼

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

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

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

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

縑羅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

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十九年。安二年。長春正月。帝在東宮。是歲蘇安恒

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

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

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

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

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周設武舉。突厥寇鹽

夏。遂寇并州。周遣薛李昶。張仁愿禦之。○秋。八

月。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

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

不許。乃賜爵鄴國公。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吐蕃遣使求和。宴吐蕃使者。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

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

欲識之。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

山川要害。皆能記之。冬十月。吐蕃寇茂州。周都督陳大慈與

戰破之。○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頌按雪冤

實主





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

蘇頌按覆由是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

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

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

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

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

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

中賞其得人也

二十年 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請以

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

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

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

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

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官曾不降敕處分臣愚

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敕及玉契太后

然三月朔日食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

臺六月寧州大水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

三品時突厥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

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

西突厥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

羅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後攻陷碎葉徙

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

勒悉併九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呂后末年日食既后

惡之曰此為我也未幾而卒

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卒。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為女主之應乎。夫陽淑不競。則陰慝長。理固然也。今武氏反。陰為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頒正朔於八荒。其氣燄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

**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

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尋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正。若獲罪流竄。其禁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作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南。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作日必思臣言。因指

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作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南。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作日必思臣言。因指



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竣復  
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  
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  
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  
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  
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懷素曰。昔  
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  
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太后嘗命朝貴  
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  
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  
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  
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  
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  
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  
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

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逢生麻中。勢不得不  
直耳。苟為不然。說佗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  
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周以裴懷古為桂州

都督。始安獠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

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  
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  
營。賊眾大喜。周遣使以六條察州縣。吐蕃焚

普器弩悉弄死。吐蕃南境諸部皆叛。器弩悉弄擊之。

子棄隸。踏贊。生七年矣。

二十一年。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

辰

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

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周作興泰

宮武三思建議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

近臣多以順意為忠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外

已而愛人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不從

也不從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為先自餘細務不

視之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

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

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賤累之人風俗不登實

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

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

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

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羅而

已夏四月周復作大像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

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

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

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

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

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周以天官侍郎崔玄

十五

宮

近

已

也

視

重

由

臣

郎

刺

造

一

德

境

無

太

思

阿

宮

近

已

也

視

重

由

臣

郎

刺

造

一

德

境

無

太

思



面似高麗。再思放然。剪紙帖中。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  
周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赦以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御史大夫李永嘉。中丞桓彥範。奏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冊。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

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

**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赦付安石及唐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

張特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九月。周以姚元**

**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

**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周以岑羲為天**

**官負外郎**  
太后命宰相選郎吏。章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情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

所累。由是諸緣**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坐者始得進用。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

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官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

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章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款

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尋敕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肯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胡氏曰。太

后不以內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因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略。殆與孝武等矣。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

**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

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



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遷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

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劔宗。

遷太后於

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

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

祚等進官賜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

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



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以楊再思同三品。姚元之為亳州刺史。太后之

官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刺史。復立韋氏為皇

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

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

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

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乳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

願命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以武三思為司空。二張之

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

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豈

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没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

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

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

微服幸其第。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  
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略盡。今  
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  
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  
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  
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  
奈何。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以武攸暨

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三月，流酷吏於嶺南。  
死者追貶之。所破家皆復資蔭。○以袁恕已為

中書令。○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

賓客。固請還山。許之。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繼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華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祭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夏四月，以鄭普思為

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

為上所信。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捨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

崔玄暉並同三品。張柬之為中書令。○五月，遷



周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賜敬暉等五人王爵。

罷其政事。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

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

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

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

負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

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

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

而大笑。三思恠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

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

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

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

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



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

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

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

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氏曰。崔湜小人

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

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

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

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

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

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蒞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

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以岑羲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

史。初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

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

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以宋璟為黃門侍郎。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還將危。比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上官婕妤勸皇后襲武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降河內王武懿

宗爵為公。○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

射者不復為宰相矣。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

洛水溢。流二千餘家。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以

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為刺史。

不知州事。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

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九月。改葬上

洛王韋玄貞。其儀如太原王故事。尋進封鄴王。韋巨源罷。以魏元

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冬十一月。羣臣



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

赦天下。相王太平公 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上御樓觀 潑寒胡戲。 清源尉呂元泰

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 鼓舞衢路。以索之哉。 疏奏不納 皇太后武氏崩。太后

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 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

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 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

曰。事去矣。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 蓋以死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

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為 三思所陷。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

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振也。愆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

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駭。况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戶部奏是歲天 下戶口之數。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

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 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玄恕已。

為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暉滑州。二

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詔與皇后叙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



年

崇恩等並加五品階○置十道巡察使選內外

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

盧懷慎。李。皆預焉。章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

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

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

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

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士

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大置負外

官。置負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

品。以上負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瑞州還為相。

不復疆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醜囊尉袁楚客以書

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

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建太子。擇師

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

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

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胡氏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燭。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

夏四月。李懷遠致



仕○毅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宋

璟為貝州刺史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

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

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

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

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

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

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

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

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范

氏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止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

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

身而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六月貶敬暉

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武

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崔州彥範灑

州東之新州恕已竇州玄暉白州司馬貞外長任則其

勳加周仁軌鎮國大將軍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

封玄貞妻崔氏不與承基殺之及其四男至是廣州都督

周仁軌討承基斬之故有是命及韋氏敗仁軌亦誅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

為多不法左庶子以李嶠為中書令初李嶠為吏部

姚珣屢諫不聽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負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

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



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

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

州。考範於瀘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

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泉之。玄暉已死。遇考範於貴州。令左

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鬲而殺之。怒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

死。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

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

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將祖雍。李俊。宋之。逃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久。十月。車

駕還西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絃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絃

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流鄭普思於儋州。鄭普思聚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黨於雍岐

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

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

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十

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

默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

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詔訪羣臣計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郤縠說禮樂。敦詩





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極。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審嘉勗。號哭解衣覆之。坐殿上。以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胡氏曰。衛蒯瞶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詐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詐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舟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

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上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尊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帝后並加尊號。皇后帥王公上表。如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貶魏元忠為務川尉。后為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道卒。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墮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人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令給事中舟祖雍奏



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表守一皆贊之。乃  
疑務川尉。行至景陵而卒。胡氏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  
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  
聞之。遂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  
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廢。而  
終亦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九月以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至忠上疏

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  
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  
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奉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  
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  
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  
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測所不及。上乃削黜慧

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恃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  
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見訟  
者無鬚。必曲加承接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

侍中。○改羽林千騎為萬騎。○殺習藝館內教

蘇安恒。安恒矜高好奇。太子誅武三思。故及冬十二月。

朔日食。○遣使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

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  
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  
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  
錢物。咸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二年春二月赦。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  
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

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清又引而申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

築二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攻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墜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壘門人以是重仁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置修文館

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謙之士莫得進矣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始用

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

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



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霰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曰：邊境未寧。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冬十一月突騎施犯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

### 塞遣將軍牛師獎將兵討之

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故

將軍段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橫仙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

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為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况獻又疏遠。

於其父兄乎。虔瑾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命四鎮不安。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於討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素。素訓死。遂以徵武攸緒入朝。召武攸緒於嵩山。敕禮延秀尚焉。武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道之禮。令攸緒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太平安樂公主。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曰。親貴多不輯睦。以可法和之。平一以為宜斥逐姦險。抑慈存嚴。示以知禁。

無令積惡。牛師獎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上不能用。牛師獎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

為可汗。牛師獎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

以悌代郭元振。遣阿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以楚好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上官氏為昭容。○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召王

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命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



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翁。從一每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帝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幸玄武門與近

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憚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憚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後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慙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三月。以

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

彥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

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此造寺極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在窮極侈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為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負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祇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羸。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

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  
理矣。監察御史宋務光亦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  
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而太  
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剥過苦。應充封戶者。  
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繅。人多趨射。尤受其弊。人多流  
亡。請分封戶配餘州。並附租庸。每年送納。上皆不聽。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溫后兄也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

貶崔湜江州司馬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賊

隱對仗彈之楊再思卒。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

使請降賜名守忠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

中蕭至忠為中書令。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

三品。冬十一月祀南郊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

言吉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

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為

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大赦齋娘有婚者

皆遷官流人放還均州刺史蘇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

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

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為臣流涕况豆盧欽望卒。○  
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年八十關中饑關中米斗百  
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  
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  
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四年唐宗景雲元年春正月帝觀燈於市里上與韋后微行

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帝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技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

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夏四月幸隆慶池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

溢漫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

臣以厭之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

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六月皇后韋氏進毒弑帝於

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

同平章事立温王重茂初定州人即炭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

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

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

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餒中進毒中宗崩范氏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故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

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不快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韋氏秘不發喪召宰相入

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

温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遷武

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容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

誅。隆基自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

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相王子臨淄王隆基。

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

武后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

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府副宗

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檝萬騎。皆怨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誅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

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

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

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

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

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

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

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尸韋后於市。諸韋祿福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

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



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胡氏曰殲珍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披本而塞源徒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雖曰禮無臣子至尊上之文然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必睿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

**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

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避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產遂提下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於內宅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章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



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有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界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戮亂而智不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眾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

**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太子以美出為蜀州刺史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

**從之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追削武

三思等爵謚暴其尸○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

立蕭至忠為中書令趙彥昭崔湜並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獨愛幸及誅

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贈即安燕欽融蘇

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安恒諫議大夫○秋七月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以崔日用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

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李多

祚等官爵太府少卿韋湊上書曰故太子重俊與李

多祚等緝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據

鞍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

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感之若以其

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

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

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

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

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

以宋璟同三品

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之協心韋

行但得多祚贈官而已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崔日用薛稷罷爭於上前

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廢  
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廢

宗恩廟。遣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八月。譙

王重福反。伏誅。韋后之臨朝也。鄭愔。駁過均州。與譙

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

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

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

留守。洛州長史崔日知帥眾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

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

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

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詔以萬騎補外官。更置

飛騎。萬騎恃功暴橫。長安罷科封官。用姚元之。宋

夫畢構之言也。久十月。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

所罷凡數千人。大使節度之名。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葬

定陵。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

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范氏曰。人之死也。魂氣

歸于天。形鬼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鬼也。若魂氣則無不  
也。而必為之。許公蘇瓌卒。制起復瓌子頰為工部侍  
墓。不亦虛乎。許公蘇瓌卒。郎頰固辭。上使李日知諭  
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十二月。以西域隆昌二  
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欲為造觀。諫議大夫竊原悌上疏曰。釋  
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  
朝所親狎諸僧。宜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失

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眾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卹。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弃太宗之法。而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山。五真公主。范氏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廢人倫。蔑典禮。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為。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始能行也。加李朝隱太中大夫。屬長安令李朝隱。

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官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以宋璟為吏部。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中上考。

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舊制三品以上官。辨授。

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貶祝



欽明郭山博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山博亂常改作希旨

病君於是左授胡氏曰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不以聽焉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今雖貶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寧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姚州蠻反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嶺路絕

辛

和○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

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

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

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也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

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復斜封。官殿中侍御史崔滋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眾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叙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齊

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

寢二王刺史之命。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

姑兄故有是命。劉幽求罷。○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

四軍。○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復如景龍之世矣。

分。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

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



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太子請

復吳陵順陵

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以薛謙光為岐州刺

史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彈之公主訴於上出之

六月置十

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

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嘉秋七月追

復上官氏為昭容

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

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言自是心附帝室故中宗

崩草遺制以相王輔政及隆基入宮又帥宮人迎之劉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遂斬之至是追復謚曰惠文

以章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

去其權也

九月以實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

王真二鸞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章安石郭元振實

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

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章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

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

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堯堯說然豈曰處家

唐皆當歸附何不襲唐冠帶使之聞之十一月令百

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召司馬承禎至京

師尋許還山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

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

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

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

立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

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

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議合祭 天地 以實懷貞本義同三品○以蕭至忠為

刑部尚書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

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歛諸退而歎

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

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夏五月祭

北郊○六月以岑羲為侍中○幽州大都督孫

佺襲奚敗沒

薛詵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

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

進有隙進毀之於劉幽求幽求以左羽林將軍孫佺代

之孫佺至州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

利諫曰道險天熱懸軍遠襲非計也佺曰薛詵石邊積

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

春正月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

春正月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

春正月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



通奚騎八千戰于冷陁。大敗。為虜所擒。獻於突厥。熙熙殺之。秋七月。彗星出西方。

入太微。○以竇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有相者謂同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教聽之。尋復以為左僕射。八月。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太子

使術者言於上曰。昔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

幸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極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

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擬巡

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

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

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立妃。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立妃

王氏為皇后。○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

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武同皎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

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

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

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

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  
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  
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  
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暉於豐州。初。  
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  
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  
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十二月。

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搥撻而

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搥之。既而謂曰。我欲搥汝。天下  
人必謂汝能捺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  
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元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

入軍。五十而免。以蕭至忠為中書令。二月。

御樓觀燈大酺。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

擬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今乃損萬  
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擬  
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  
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  
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  
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  
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  
能愛其忤。以收忠正。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  
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  
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



善矣。上覽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初高麗既而善之。

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

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夏五月。罷

修大明宮。以農務方勤罷之。六月。以郭元振同三

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

竇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

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以進。中書侍

郎王珣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云上曰。

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

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一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

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佗也。上皇乃下

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

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

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

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

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

### 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

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于孫廢祖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真。自是以後。寔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以張說為中書令。○陸象先罷。○八月。以劉幽求為左

### 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以李暢為虔州刺

史。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

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罷諸道按察

使。○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引見京畿縣令。戒講

武於驪山。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

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

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

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懼。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

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以姚元之同三品。以上姚





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羣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樂布之傳也。擢為尚書郎。十一

月。羣臣請加尊號。○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中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十二月。改官名。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

為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

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

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  
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平章事。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一











